

书韵

序·跋·赋文集

卷一



景克宁
著

序·跋·赋文集 卷一

书韵

景克宁 著

中国作家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建华 杨方岗

装帧设计：樊晋英 宁扬军

封扉印制：飞天设计公司

书 韵

(卷一)

序·跋·赋文集

景克宁 著

出版发行：中国作家出版社

地 址：香港天水围嘉湖山庄赏湖居 5 座 21/F-C

电子邮箱：zgzcbs@yahoo.com.cn

印 刷：本社印刷中心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8.75 插页：4

字 数：200 千字

印 数：1-2000 册

版 次：200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国际统一书号：ISBN988-98118-5-5

定 价：人民币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①

景克宁先生原偶或为序，然近年登门求序者不绝于途，殷殷恳恳，遂一发而不可收，渐渐为海内外方家与广大读者所关注。近得出版家及友好之请，哀然成集，林林总总，风格秀出，“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诚文坛一佳获也。

先生名集为《书韵》。韵者：韵律、韵致、神韵也。大凡物之形表于外，而神蕴于内，故取形易而得神难。夫序之为用，以阐发作者撰写宗旨、介绍编次体例及作者简况为先。若能升华书中题旨，点染风格，突现精髓，导引读者窥其堂奥，以形神兼得，则为序之难能可贵者。先生以“韵”为之，庶几其为序之初衷乎？

文之难而序尤难。

当今之序，佳者固不乏，然不如人意者亦时或间出：或借“名人效应”以标榜；或拉同好吹擂以壮容；或序者并非行家，言不中的，隔靴搔痒；或序者竟未细读书文，仓卒应景，敷衍塞责。凡此种种，实序文之时弊也。

先生为序，颇有异于此者。每得序之托，无论作者名位、

学力，均虔心研读书文再四，非洞幽烛微，成竹在胸，绝不命笔。故既能紧扣文意，剖析义理，又善言书文之意在言外者。更善考原书之学术价值，厘定其于该学科之座标，收拓宽视野，纲举目张之效。尤可贵者，常发学术创见。如对古河东文化之钩稽，名言语用之辩证，教育“三面向”之阐发，凭高望远，多言人之所未言。析理刻深，启人新思，或可视为一独立严谨之学术论文当不为过。故每序之成，常令书之作者读之怦然心动，读者为之倾倒也。

先生尝戏自称为“杂家”。然为诸多学科、体裁之书作序，非“杂”非博，无以当此任者。序涉文化、教育、历史、民俗、名言、语词，旁及挽联、传记，能持论公允而切中肯綮，言之凿凿又游刃有余，显行家里手之功力，得大匠斫轮之风神，其难矣哉！

布封有言“风格即人。”序文之语言亦现先生平素教坛、讲坛、文坛之风采：泛滥停蓄、汪洋恣肆而又峭直峻拔，瑰伟奇丽。读之令人忘倦。然人往往以“才气”蔽之，殊不知其披沙拣金、淘洗熔炼之功也。读者开卷自当有会于心焉。

《书韵》即将面世，得先睹之快，略陈一得之愚。夫享敝帚者或以千金，善抛砖者亦能引玉。聊存是稿，待诸方家高论，则有余等跋望矣。

孟肇咏 王树山 柴继光
共识于山西运城高专
癸酉新正

序②

播 火 者

王雪樵 卫君翔

题记

真正善良的人多不胜数，这种人却寥若晨星，可是他在那一群人里好像茶里的茶素，醇酒中的芳香；优秀人物的精华，原动力的原动力，这是世界上的盐中之盐。

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

他从死亡中走出，他从炼狱中走来……

他没有归隐憩园去颐养天年，进行历史的沉思，而是掏出自己那颗燃烧的心，高举成火炬，走向讲坛，走向青年。

他向青年人的心灵掘进！他在一片片新的处女地上，开垦，耕耘，播下理想、信念、知识的火种！

青年在他心中，他在青年心中。是通向理想、信念、知识的桥梁，把他和青年联结在一起的。

1950年，青年学者景克宁，来到新中国上海，步入大学讲

坛,这是他走向新生活的一个红色纪念。在大学这个永恒的春天里,他结下了一颗永不凋谢的青春之果!

直到1978年末中国大地结束了一个历史的冬天,美国加利福尼亚一位大学教授,投书太平洋,在向中国上海当年几位同学,探究在国内求学时代他们崇拜的一位学者的生死信中,还清晰地记忆着“克宁教授”的治学风姿。

信中说,“我们的教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二十九岁时,他就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他身姿挺秀,风度凝远,尤其那雄辩的演说才能,堪为翘楚……他教我们要象布鲁诺一样,坚持太阳的真理,敢于向神学挑战,勇于献身;他也教我们要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在困难的时候,要想到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书中写的人和狼搏斗的悲壮场面。他说,列宁喜欢这本书,直到逝世后还在他的枕边发现……这是先生经常喜欢讲给我们的两个故事……”

热爱生命!献身真理!这正是景克宁叱咤人生风云的双翼,而搏动这双翼的力量,是一个红色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他出生在一个学者和民主革命者的家庭。祖父景梅九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政坛和文坛上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家中藏书颇丰。少年时代的景克宁,在这可以博览饱读的环境中,尽情地游历了书族世界,特别醉心于哲学王国。他攀登我们民族精神文明的万里长城,起步于中国哲学先端《礼记·礼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纵观了孔子

儒家、墨子、老庄、韩非、董仲舒、康梁，直看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曙光；在西欧的哲学领域，景克宁在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海市蜃楼上徘徊一度之后，跨越了巴枯宁、克鲁鲍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尼采、叔本华超人哲学的惊涛，最后，在哲学的峰巅上，看到了共产主义科学的壮丽日出。他终于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他感到，这才是雄辩的哲学，雄辩的观点，雄辩的方法。从那时起，就确立了指导他一生的航标。

1942年，抗日烽火燎原。大学毕业后的景克宁，步入社会，跻身新闻界。祖父景梅九早年创办的《国风报》其战斗风格深深熏陶了景克宁，他知道，孙中山评说“《国风报》作用之大，可顶十万大军！”他也知道革命家续范亭将军的赞誉：“《国风报》是西北革命军的精魂。”于是，他手举着刚被认识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旗帜，冲进国民党统治的腐朽黑暗，他与那个社会格格不入。1944年初，他在《西京平报》发表一篇报道，揭露国民党陕西省主席祝绍周包庇并私贩毒品的劣迹，震动西安古都。报馆董事长李芝庭是个政客，恼羞成怒地责问：“你知道我们报纸的立场么？”景克宁断然回答：“如实报道是记者的天职！”

“你……”李芝庭暴跳如雷，立下逐客令！

青年记者景克宁冷笑而去。西安《新生晚报》立刻聘请他任采访部主任。

1945年，景克宁在《新生晚报》上公然揭露青年军胡作非

为的罪恶行径,酿成大祸,报馆被砸。1946年他进入天津《民生导报》工作。又一篇震动渤海之滨的揭露国民党接收大员黑幕的文章,得罪了权贵,该报又被查封。

景克宁凭轩拍遍,难申义愤。1948年他来到北平《大众报》,任该报主任编辑。由于在一篇登载我人民解放军战役的消息上,三删写在题目上的“共匪”二字,不能见容于该报社长——当时国民党北京行辕发言人戚长诚,又因此离走该报。

景克宁工作过的和自己创办的报纸、杂志共十家之多。虽然他的正义能够驾驭自己那支战斗的笔,但却并未能如他所愿写下时代风云录,穿刺社会的沉沉黑暗。他象一座飘移的火山,到处喷发着愤怒的火焰。直到1949年,景克宁鲲鹏化鹏游,到南京左倾报刊《大江晚报》出任总编辑,不断撰文揭露国民党真内战、假和谈的阴谋。他就在那里迎接了全国的解放。

1950年景克宁来到上海美专执教,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

上海,是我国第一大城市,亚里斯多德说:“城市是一切形式的结合之最高贵者,并且将其余一切均包括在内。”景克宁就在这里,筑起宣讲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红色讲坛。他的才华出人,他的雄辩口才,他的爱国热情,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很快赢得了美专这个激荡着浪漫思维的五彩缤纷的“阿波罗”的信任。——滚动在欧洲大地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铁流,在课堂上轰鸣;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俄国的胜利,赫然

写在学生们哲学笔记的新页上；李大钊“共产主义在中国必将胜利”的真理预言，启迪着艺术爱好者的心灵；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演讲的哲学雄文，回响在晨读的校园……艺术细胞们欢腾了！当时担任美专校长的艺术大师刘海粟，也为之骄傲。不久，景克宁又应邀到同德医学院、诚孚纺专，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课程。

景克宁激扬文字，指点江山，风华正茂。他1952年提出了入党申请，1956年再度提出申请。可是，1957年一场政治风暴掀起了！在这东海之岸，景克宁教育青年，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敢于面对社会说话。他在《文汇报》发表了题为《朕即党对么？》的文章，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当时一些基层组织党领导的如小国之君一统天下的家长作风提出批评，固此种下了祸根。

很快，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开始，景克宁就被划为“右派”。为了表示对景克宁的同情，有些学生拒绝代替景克宁来上课的老师。然而，他们非但没有保护住景克宁，反因此而受株连，班级里学生干部的主要成员，毕业后竟被发配到新疆、福建山区去了。

“右派”景克宁开始在学校里打扫厕所了。他认为，自己几十年追求的知识不是为了贡献厕所的，但他并不鄙视打扫厕所的劳动。在他眼里，凡是鄙视打扫厕所劳动的人，首先应该鄙视自己。所以，他总是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但是，他仍然坚持要把知识贡献给社会。在劳动之余，在苦闷的夜晚，宵衣旰食，他化名一连写了三本戏剧：《钟声魔影》、

《周璇的一生》、《复活》。在《钟》剧中，作者喷射出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在《周》剧中，作者对一个电影演员的同情中，表露了对旧社会的憎恶和对新社会的讴歌。在《复》剧中，作者呼吁着人的理性、人性的复归！这三个剧很快被搬上了舞台。上海的《新民晚报》、《解放日报》还发表评论，上海电台实况录音播放，一时轰动上海！以为上海文艺界突然升起一颗明星。后来探究出作者是右派景克宁，于是，佳作一夜之间变为“毒草”，立即登报通令禁演。继而，景克宁被以“对抗改造继续放毒”为由，加重了处理，定为“极右”，开除公职，下放到上海郊区青浦农场劳动改造。

他在苦难中斗争。他欣赏希勒《强盗》扉页引证的题词：“药不能治者，以铁治之；铁不能治者，以火治之。”

1964年，景克宁还在农场继续劳动改造。

一天，妻子李小梅从西安亲自找到上海，从农场里将景克宁接回。景克宁怀着八年团聚未竟的渴望之情回到西安，然而，迎来的竟是一个血的打击：他心爱的长子自杀了！

长子君文，在景克宁下放劳动时，接受了父亲留给他的的一句话：“苦读书，爱真理！”君文记住了。景克宁走后，终因家境困窘，妻子、儿女不得不先迁居西安。回到西安，妻子为生活所迫，瞒着孩子给人当了佣人。君文常常看到母亲对着满屋书架上的书籍发呆，有时甚至失声痛哭。卖书？聪明的君文知道，卖书，就是卖掉父亲的粮食，就是卖掉父亲的血肉

和生命。于是，他对母亲说：“我做工去。”从此，君文离开了知识的海洋，被困在歧视、嘲讽的围墙里。他终于辙鲋水涸，在绝望中自杀了！

妻子哭倒在爱子身旁。

景克宁望着环泣在自己身旁的五个儿女，久久站在那里，像一尊石雕。猝而击桌长叹：“太无知了啊！”

在一个小城冷乡的山脚下埋葬了长子后，景克宁又将次子送给四川一个朋友抚养。随后，就将满屋子的书籍拍卖一空。在一连串的打击下，妻子疯了！

1966年，中国大地更大一场政治风暴把景克宁吹到西安。

景克宁从此困居在这里。

一条长长的陡坡，倾斜、延伸在西安城的南辕门外。景克宁就在这里当苦力。沉重的车辆，艰难地攀坡，使他患了痔疮；常常是带着两脚血水归来。每天负重拉车近百里，仅换取五角钱的代价……这个曾研究经济学的学者，终于深切地感到，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淤积着如此深厚而广大的廉价劳动力。人的价值，人的思维创造，在被窒息着，被扭曲着，并且压迫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血肉之躯，廉价拍卖着劳动力！

这个时候，“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正在深入。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教育，黄叶满城，冰封千里！林彪、江青之流，用新的造神运动俘虏了青年，用革命伪装迷惑了青年，将原本是圣洁的、激荡着革命热情的青年，炼化成盲从的暴虐工具，推上历史的前台，正在演出我们民族史上一场空

前的浩劫。景克宁的哲学思维,接触到时代的闪电,他终止了拉坡的沉重脚步,而注视着脚下的路!

路。这是一条战斗的历史之路。

1946年春的一个傍晚,青年记者景克宁编报归来,就是在这条路上营救了一名从国民党劳动营越狱出来的青年逃犯。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名叫罗浮,曾是我党在甘肃搞地下工作的宣传干部。就在敌人追捕的紧急关头,景克宁将罗浮掩护在自己新婚燕尔的家里,长达一年之久……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景克宁想,只有在战斗中才能找到青年。他决计在这条路上开辟战场,在这条路上为青年建造一座社会大学。

当天晚上,景克宁寂静空荡的院落,燃起一簇希望的篝火。西北农学院、西安外语学院、西安矿业学院、北京化纤学院的十三名学生,还有两名青年教师,聚会在景克宁的家里。一位热血青年李志舜,向景克宁倾吐着对疯狂时代的满腔愤懑。

听着李志舜激越而又痛苦的陈述,一种历史庄严感,涌向景克宁的心头。十分的的沉默,十年的沉思,十年的感情,骤然爆发了!他站起来,慷慨陈词,历数了林彪、江青之流的罪状。对林彪搞的拜物教式的造神运动,对江青无耻女皇的梦幻,投以蔑视和抨击!

从那时起,景克宁就把自己心中对大儿子的那种不可能再实现、不可能再补偿的爱的感情,转移到青年们身上。

他是“夜归人”。可是，“天亮了”不久，他又站在黑沉沉的炼狱门前。

运城市东七公里处有一名镇，叫安邑。安邑镇中耸立着一座高高的古塔。塔下有一泓清池。泊池岸西北有一普通院落，一片绿荫，环境幽静。这就是景克宁的旧居。

1970年初秋，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景克宁全家被勒令返回原籍劳动改造。

当时，中国农村“农业学大寨”正热火朝天。景克宁被分派到秋田去看庄稼。他伫立田头，面对没有语言的绿野居民，心中无限惆怅。一幅幅退了色的历史插画出现在眼前

那是1946年初春。景克宁以《上海民权新闻》驻西北特派员身份，在一个深夜里冒着生命危险，只身东渡黄河，由两位游击队员接送，星夜步行，穿过国民党在运城第一道防线阵地的集团工事，去稷王山下的上王安北游击队采访。在路过冯村的当天下午，一队阎锡山士兵在催粮。他们将几个农民吊在村口的树上拷打。树下放着三口钢铡刀。身披黄呢大衣的景克宁凛然走向阎兵，厉声怒斥：“你们好大胆子，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拷打人！快叫你们的长官来！”带队的是一个连长，见景克宁气宇不凡的神态，未敢答话，就将几位农民从树上放下，粮食也未拉走，带着士兵匆忙离开了冯村。当天晚上，景克宁被农民簇拥着，在一个城隍庙里昏暗的油灯下，大片纯朴的农民跪在他的面前。景克宁泪洒衣衫，也急

忙跪下……

当时,晋南除运城、安邑、夏县三城外均告解放。这一带国民党残敌纷纷猬集运城,凭借这里“永久性”的防御工事,和挺进中原的陈赓纵队相抗。运城又是接连晋、陕、豫三省军事要冲,所以,它成了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各战场的重要军事补给基地。景克宁认清这一形势。在来到解放区游击队驻地后,游击队长马四喜让队员们排着队给景克宁唱了“反阎战歌”!景克宁配合当时军事政治训练,给游击队员讲述了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在离去游击队时,我地下党安北县县长送给景克宁一支五子梭小手枪,景克宁又将自己的一架照相机送给那位县长,希望能在解放运城战役中,摄下一幅壮烈的历史画面。

景克宁采访归来,写了一篇小说《夜归人》,在西安《工商秦风报》上连载发表。然而,景克宁这个看到解放区晴天的“夜归人”,由于揭露青年军的罪恶行径,回到报馆后不久,就被捕入狱,幸得他祖父景梅九的影响才获释放……后来他几经辗转,于1949年来到南京出任左倾报刊《大江晚报》总编辑,那个当年为景克宁收容掩护过的革命者罗浮担任副总编辑。这两位战友为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在自己的报刊上发出解放的呼唤。因此罗浮再次被捕!景克宁深知漫漫长夜将到尽头,解放曙光就要出现,他用笔与敌人周旋,在解放南京的战火声中,景克宁引笔铺纸,泼洒浓墨,在《大江晚报》上发表了《天亮了》的社论……

而今,景克宁竟在这里艰难地寻觅着能够移植自己这棵

苦难大树的土壤！

秋风飒飒，中秋在即。

一封从西安发来的急函，告诉景克宁，李志舜等七个青年学生被捕了！

看护秋田的景在宁，站在南同蒲线路的道轨上，他思索，思索，思索……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他提醒自己，现在该是为青年献身的时候了！

电掣雷鸣的列车从远方驰来，景克宁全然未知，直到第三声尖厉的汽笛的巨响，才将他冲醒闪开在道旁，而披在身上的衬衣却卷入滚滚车轮之下，被碾成齑粉了！这时，面对惊惶呼叫奔来的人群，他却望着呼啸的列车，陡然想起了历史发展的铁的法则——他决定了，等待逮捕！

果然，不几天过后，C市公安机关三个军管人员，踏进景克宁家门，出示逮捕证。景克宁以“现反”罪名被逮捕了。

“交出你的反革命罪证！”逮捕者命令道。景克宁回答：“请你们搜查吧！”

于是，一场很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在景克宁妻子和子女的面前展开了。

他们抄出一本《史记》。问：“这不是要复辟的罪证吗？”景克宁答道：“这是历史著作。毛主席说历史是不能割断的。”

接着，又抄出《孙子兵法》。问：“好呀，你还研究兵法企图武装暴动！”景克宁回答：“毛主席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引用这部书的。”

继续在抄。又抄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问：“你看这个，梦想世界大战吗？”景克宁回答：“托尔斯泰是非暴力论者，反对以暴力抵抗邪恶，他不是战争贩子。”

最后，抄出了《复活》。问：“你还想‘复活’？这次可要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景克宁沉默了，他不再回答。还能说什么呢？

这时，一名年轻军管人员抄出了景克宁在上海三所大学的教授证书，那人一怔，接着又看了一下景克宁。

景克宁突然苦涩地笑了。一种深深的痛苦涌上心头！这不是为了自己面临的打击，而是感到知识和野蛮的差距，感到在文明与愚蠢之间是无法对话的！然而，这样一些人居然掌握“文化革命”大权，居然支配人的命运！这真是中国的悲剧啊！

双臂捆绑，两手加铐的景克宁，傲然仰起自己的头。高高的古塔尖上，一轮惨白的月影也在直面这苦难的人间！妻子李小梅神情呆滞，被儿女们搀扶着站在那里。这位美丽而勇敢，善良而坚贞的南国女子，在西安古都第一次见到景克宁的时候，笑着对他说：“听人说，你是一个冒险家。”是啊，景克宁喜欢在翻滚着风浪的社会险湾里扬帆……这位当年受人尊敬的教授夫人，为生活所计，毅然离家当了佣人。洗衣做饭、擦地板、看孩子，什么脏活、苦活、累活，她都干了，结果还是养活不了全家。她又到建筑工地当苦力，和泥，拌灰，搬砖，撑板，最后竟然拿起瓦刀，攀上了高高的脚手架……

景克宁看着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妻子，对三子君慧嘱